

САТА  
О ДОСТОЕВСКИХ  
陀思妥耶夫斯基  
家族往事

[俄罗斯] 伊戈尔·沃尔金 著

ИГОРЬ ВОЛГИН

金亚娜 刘银 白文昌 孙超 译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 陀思妥耶夫斯基 家族往事

САТА  
О ДОСТОЕВСКИХ



[俄罗斯] 伊戈尔·沃尔金 著

ИГОРЬ ВОЛГИН

金亚娜 刘锟 白文昌 孙超 译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往事 / (俄罗斯) 沃尔金著 ;  
金亚娜等译. -- 哈尔滨 :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 - 7 - 81129 - 807 - 9

I. ①陀… II. ①沃… ②金… III. ①传记文学 - 俄  
罗斯 - 现代 IV. ①I5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5949 号

“中俄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组织,由中国文  
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实施。

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往事

TUOSITUOYEFUSIJI JIAZU WANGSHI

[俄罗斯]伊戈尔·沃尔金 著 金亚娜 刘 锟 译  
白文昌 白 孙 超

---

责任编辑 王剑慧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02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807 - 9  
定 价 33.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序

如同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属于那些传记已成为民族历史一部分的俄罗斯作家。然而，《卡拉马佐夫兄弟》作者的家族已经存在了 500 年，至今似乎依然是某种隐含未被猜透玄妙意义的浑然的整体。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个族谱链条中主要的连接环节。他的先祖生活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土上，构成了作为全俄罗斯心智基础的文化和民族共性的一部分。他的后辈分担了国家的命运。他们可以用诗人的词语来形容自己：

我们从未

躲避任何打击。

下面所要讲述的仅仅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历史相关的一些事情。这里，我们既不涉及他的直系后代，也不涉及他的弟弟安德烈和妹妹维拉这两大家族的分支，包括哥哥米哈伊尔的支脉。本书所要讲述的主要是他的父亲和作家的第一个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故事，还仔细考察了他的 6 位兄弟姐妹中的 4 位及

其后代人的命运。

众多引文(除某些首次刊出的档案资料以外)的出处按惯例一律不加标注。<sup>①</sup>

---

<sup>①</sup> 本著作受到俄罗斯人文科学基金会的部分财政支持,项目编号为04-04-78408 а/Б,项目名称为“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术传记文献依据(新文献资料和研究)”。



# 目录

第一章	老家 奇怪的医学 .....	1
第二章	唉! “这个可怕的女人……” .....	18
第三章	“哥哥,你陪伴了我多少年啊……” .....	62
第四章	兄弟和姐妹 .....	98
第五章	不相称的婚姻 .....	120
第六章	一场大赌博 .....	187
第七章	上帝的养子 .....	235
第八章	永远的继父 .....	278

## 第一章

### 老家

### 奇怪的医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出生在俄国一个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家庭。”不过，这个家庭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他的父亲出生在波兰领土上的一个东仪天主教神父的家里，在他了不起的儿子出世前12年他才到了莫斯科。对于父亲的过去儿子都知道些什么呢？

在《生于俄罗斯》这本书中我们详细地讲述了12岁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于1809年秋天离开沃伊托夫察村的家，从不久以前归入俄国的地区来到首都，准备进入外科医学院。这次离家远行有可能是由与父亲的冲突引起的。无论如何，这使他与乌克兰的亲属断绝了所有的联系。那么，这个从帝国偏僻小地方来的外省教会学校学生要进入的“莫斯科背景”究竟如何？在俄罗斯的心脏等待他的是什么呢？

某些以前不知道的资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1809年的春天，新成立的皇家外科医学院莫斯科分院还没有校舍。这引起了彼得堡和莫斯科当局的极大关注。1809年3月25日内务部大臣 A. Б. 库拉金建议学院副院长 H. С. 符谢沃洛日斯基“为学校寻找校舍”可以去查看一下少将 B. А. 帕什科夫的楼房，“仔细地权衡利弊，将您的意见告诉我”（中央历史档案博物馆，伏龙芝 433，目录 1，收藏单位 25）。

房主 B. А. 帕什科夫要价 20 万卢布。符谢沃洛日斯基最初倾向于购买这座楼房，“因为地点好，离莫斯科大学很近”。顺便说说，医学院曾打过后者的主意，因为有过把它的校址移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军营的想法。但是在仔细看过以后，帕什科夫的房子被否弃了，因为如符谢沃洛日斯基向库拉金报告中所说，“现在它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一堆砖头”，“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医学院的校舍，地方不够大，没有水，也不可能建花园，不便于再建新房”。最终在库兹涅茨克桥附近的罗日杰斯特文卡找到了房主为 И. Л. 沃隆佐夫的一栋楼房（现在那里是建筑学院）。选定的楼房比帕什科夫的房子也好不了多少。科学院的历史学家肯定地说：“楼房的设置并不好，狭窄而破旧……教室和一些住房里的朽木天花板有掉下来的危险。”卫生条件的状况也不太好。从正式的报告可以看出，穿堂和走廊里并排放着装水和格瓦斯的木桶，还有装尿的铜盆。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很幸运，他于 1809 年第二次大学招生时被录取。在他之前第一批入学的学生由于在莫斯科没有必需的校舍而吃了不少苦头。1808 年 11 月 20 日特维尔医生管理局



挑选出来的 20 个学士写信给符谢沃洛日斯基说，他们已经花掉了父母提供的生活费，“斗胆向您提出最卑微的请求：大人您能否恩准尽快把我们送到指定的外科医学院去，以使我们摆脱日渐增长的困境”（中央历史档案博物馆，伏龙芝 433，目录 1，案卷 6）。上司对此事颇为关心，强调指出，对这些未来的医生不加看管，“会成为他们为非作歹的借口，不做练习，拉丁语的知识也会逐渐荒废”。与此同时，他们“在教会学校穿了很久的衣服和鞋已经破旧不堪，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穿这种衣服不仅冷得可怕，而且羞愧难当”。符谢沃洛日斯基给拨了款。最后，于 9 月 29 日把他们送到了莫斯科临时为医学院租用的特鲁别茨科伊公爵的住房，它位于“莫斯科河后面靠近石头桥的地方，在科兹马和多米安教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属于公费生，一般他们都得不到家人的资助。对于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来说这种不便就格外突出。与家庭决裂使他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况中，没有任何外来的生活费用。如果能当家教也只能挣几个小钱。

诚然，学生们并没有挨饿，据科学院的史学家记载，“饮食的分量是足够的，但饭菜十分单调。早餐是一俄磅精粉面包和一杯热蜂蜜水。午餐通常是菜汤、米饭和一块煎肉。圣诞节有鹅，谢肉节有烤饼。晚餐是菜汤和米饭”。

按照学院的章程，三、四年级的学生可以佩带利剑。（在这方面他们与大学的学生相同，虽然与他们有一个区别，即在课程结业时不能获得贵族爵位。）不过，尽管有这些大学门第的标志，

这些受教育者有时依然表现出“粗暴、动用武力的倾向和对酗酒  
的偏好”。以往的教会学校学生尤其以此著称。管理学生的人写  
道：“吵闹之类的小事时有发生，如欢快的房屋里的喧闹声或喝  
醉酒以后在林荫道上向女人献殷勤的情景。此类胡闹一般没有什  
么严重后果。”

没有什么后果的显然还有另一种休闲活动。那些谦逊和忠实  
于科学的大学生们“每天都受到沿人行道在窗前成双成对散步的  
女时装师的引诱”。她们是库兹涅茨克桥的一些缝制内衣的女裁  
缝和女成衣匠，是被送到这里来学习的农奴女工匠。管理学生的  
人并不隐瞒实情，写道：“于是就有了最初的相识和后来的隐秘  
关系。”对于曾经是教会学校学生的生活的这方面我们一无所知，  
但是应该认为，它和这个圈子里的通常习俗与习惯不会有太大  
差别。

……《医院天才人物档案》（1927年）对《白痴》作者“高  
尚疾病”的患病原因做了如下的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  
是个无节制的酒鬼。尤其是那些严重的酗酒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父亲就属于这一类人），其后代除遗传嗜酒癖以外，还常患有  
癫痫病。”

但是这类流传相当广的看法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并没有指  
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以前（即1821年以前）他的父亲是  
“无节制的酒鬼”，当然，如果不把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都看作这  
种人的话。而且，在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17年的婚姻生活  
中也没有说到他特别贪杯（诚然，他在申请退休的正式报告中曾

把自己的手颤作为辞职的原因之一，这会引来人们的怀疑)。可以认为他嗜酒的唯一一个阶段是妻子去世后那两年。但是不难猜测，这无论如何已经不能影响到孩子的遗传。

## 波罗金诺战役前的狂暴行为

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刻板学习生活由于“1812年的大雷雨”而中断。档案资料披露了他战时命运的一些详细情况。

1812年8月21日军需总监A. И. 塔季谢夫致函H. C. 符谢沃洛日斯基：

“尊敬的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阁下！

昨天作战部队运送过来了第一批伤病员，在他们之后还要一批一批地运送过来，他们身边几乎没有军医官。有鉴于这种急需我向阁下您提出请求，恳请阁下从当地外科医学院派遣尽可能多的医生，因为有8000个伤病员要送到这里来。请命令他们到戈洛文宫内设置的军医院报到，请告知派来人员的名单。”（中央历史档案博物馆，伏龙芝433，目录1，案卷68）

拿破仑已经到了大门口，因此符谢沃洛日斯基立即做出了回答：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阁下！

鉴于阁下您8月21日在3255号信函中提出的要求，我荣幸地将把皇家外科医学院四年级学生派往戈洛文宫内设置的军医院，并派去医术高超的医生和他们的教师来照管他们，以便教导

学生如何做更有利于病人和如何更勤奋地去为他们努力工作，如同实践那些他们在这些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在这封信后面附有的45个人的名单中，在第三号的下面是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那么顺利。8月23日符谢沃洛日斯基向莫斯科总督Ф. В. 罗斯托普钦控告说：被派往戈洛文军医院的四年级学生到军需总监那里去报到时，“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声明：他们在医院工作这段时间将不发给任何薪酬”。这样一来这些学生“在司库携带款项离开这里以后，将完全没有伙食费”。符谢沃洛日斯基认为有必要写信给军需总监本人报告此事。塔季谢夫立刻给予了答复，说“派往军医院的学生们”没有必要向他告状，因为“他们在军医院期间不仅会得到与医生相同的薪酬，而且还将给他们提供住房”。

到波罗金诺战役开始只剩下3天。

8月27日（即波罗金诺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罗斯托普钦伯爵告知符谢沃洛日斯基，他给军需总监下达了“关于发给派往戈洛文军医院的四年级学生年薪200卢布”的书面命令。同一天，总督的一位官员通知符谢沃洛日斯基，让他翌日清晨“把这些被派遣来的学生送到”。医学院的副院长可能有点伤自尊心，因为这一次罗斯托普钦没有找他本人，自己包揽了此事，“已经由我派遣的学生”现在由军需总监掌管，“不再由我来管辖，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何处，我也不能把他们送到公爵大人那里去”。

显而易见，只有几天的“自由的畅快”在M. A. 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一些同学中以不是很好的道德面貌显示出来。罗斯托普钦在8月28日致符谢沃洛日斯基的函件就是证明。他在公函中说，他已下令由莫斯科卫戍团（后来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在那里服役）长官负责管理外科医学院的学生：“谢苗·奥勃捷姆佩拉、缅托夫和彼得·弗佐罗夫管酗酒，不服从长官和行为狂暴的罚做两个月的普通士兵。”（中央历史档案博物馆，伏龙芝433，目录1，案卷71）祖国的灾难处境竟不能阻止年轻医生在这种情况下不适时的放纵。从一切情况来判断，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与这些事并不相关。

### “到处都是死尸”

就这样，1812年8月20日以后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开始了职业军医的生涯。他到了工作最紧张的地方——一座新建的大型军医院。曾经的伊丽莎白宫被沙皇保罗征用为军营，现在按罗斯托普钦的旨意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士兵的栖身之所，他们从波罗金诺和其他战场被运送过来。虽然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在履历表的“是否参加过讨伐敌人的出征和战斗及在何时？”一栏中谦虚地填了“没有”，但他可能还是承认自己是卫国战争的参加者。

8月30日总督罗斯托普钦伯爵在他发出的第十份告示中向莫斯科市民宣告：“伤员已被运送到这里；他们被安置在戈洛文宫内，我去探视过他们，给了他们食物，让他们安睡。须知，他们

是为你们而战斗的，不要不管他们……你们连囚犯都给饭吃，而这些国家的忠实公仆和我们的朋友，怎么能不帮助他们呢！”9月1日，在做出了放弃莫斯科的决定时，伤员命运的问题还悬而未决。不太赞赏库图佐夫的罗斯托普钦在这一天给夫人的信函中说：“扔下22000个伤兵不管，还能指望这以后再打仗和执掌大权！”只有临头的突变才能改变这个级别高官的此种不可思议的语调。而在当天晚上9点钟突然下达了迁移军医院的命令。20000多人由马车载出，上千尚能走动的下级军官则步行。（有近2000个不能用车运送的重伤病员留在了莫斯科，其中在城市获得解放时活着的不超过300人。）M. A. 陀思妥耶夫斯基跟随了撤退的军队。Ф. B. 罗斯托普钦说：“这个非常事件是史无前例的。驮运伤病员的车队到科洛姆纳住了4昼夜，然后把病人安置在船上，沿奥卡河顺流而下。”船驶向了卡西莫夫，而伤员由陆路经梁赞向那里行进。这个还没有结业的医学院学生在卡西莫夫军医院获得了奖励证书，它可能相当于对另外一些战争功勋的嘉奖。

法国人于10月中旬撤出了莫斯科。莫斯科四郊尸横遍野，有人的，也有牲畜的。在波罗金诺战场上焚烧了阵亡者的尸体和数以千计被打死的战马。一位当时的妇女在信中写道：“离莫斯科15俄里就感到呼吸困难，水井、溪谷和克里姆林宫周围的壕沟都填满了尸体，甚至很难寻找他们，因为所采取的防范灾难的措施很不够。”

当时很怕发生鼠疫。很幸运，躲过了它。但是传染病的威胁依然存在。“……在很多村庄里，——和一位女记者报道说，——

有一些房子谁也不敢进去，那里的人们正在死去或在康复，任由命运安排。”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荣获的第二个奖励证书是为了表彰他到韦列伊斯基县出差和为制止“疯狂传播的疾病”所付出的努力。这是他在这个可怕的岗位上极其努力的证明。

我们实际上没有关于 M. A.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波罗金诺步兵团（即原来的莫斯科卫戍团）服役的情况的资料，他受聘到那里去工作是在 1813 年 9 月，那时他已经从医学院毕业了。我们仅仅知道，这个团“在法国人撤离莫斯科以后进入城中去清理被毁坏和烧毁一半的首都”。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莫斯科军医院后来职业生涯的详细情况。总的来说，这是 M. A.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的“模糊年代”。因为除了履历表，关于他的医生生活状况没有任何其他信息。仅知道的是 1820 年退役的文件：“军事部医务司有幸通知：莫斯科军医院的校级军医住院医师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据其请求并虑及他家业荒废的情况，准许于今年 11 月 6 日退役。”

自然，“破败的家业”完全不是对 1820 年完成的婚事的暗示。（当时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业状况，应该认为，已有所改善。）这不过是通常官僚主义的“工作变动套话”。

关于结婚这件事，我们在莫斯科军医院找到的第一手材料——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教堂出生婚丧记录——即是证明。如果相信档案中原封未动的“证书”，那么可以认为，没有一个研究者碰过这个文件。这本厚厚的教堂记事的封面滴上了蜡油，而第四十一页的背面写道：

山丹(1820年1月)14日此军医院校级军医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的儿子)娶了莫斯科二等商人费奥多尔·季莫菲耶夫(涅恰耶夫的儿子)的女儿少女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为妻。他们的无血缘关系证明业已开出。为他们的婚礼举行了公开的圣礼仪式。(中央历史档案博物馆,伏龙芝1639,目录1,收藏单位200)

这本记事中还有关于头生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洗礼的记录。关于他后面再说。

### 安谧的坟墓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安娜·格里高里耶夫娜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带我到埋葬他母亲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墓地去了,他总是心怀柔情地回忆起她。”

拉撒路的墓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墓地。在这里安息的不仅有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还有她的姐姐叶卡捷琳娜,作家的外祖母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娘家姓为科捷利尼茨卡娅),外祖父费奥多尔·季莫菲耶维奇·涅恰耶夫,婴儿时就死去的小妹妹柳鲍奇卡,……父亲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本该也安葬在这里,如果他不退休和不离开鲍热多姆卡的公家住宅。显而易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4年把他的第一个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安葬在这里,与他最珍贵的坟墓排列在一起(还有另一些未经验证的说法,说她的坟墓在瓦冈科夫斯科耶)。他不排



除有朝一日自己也会在这里找一个长眠的地方。（他曾与安娜·格里高里耶夫娜谈过这件事，见下一章“应该给前妻立墓碑吗？”）

当然，他小时候不止一次到过墓地（出席葬礼，纪念亲人的宗教仪式等），后来，他到莫斯科时也到墓地去。在为墓地捐款的人的名录中有他的名字“Ф. М. 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尉”。令人不解的是，他为什么要写上这个从来都不属于他的军衔。不过，在莫斯科他还会做出这类意想不到的事。例如，有一次，在户口簿上把退休少尉填写成了准尉，给秘密监视他的莫斯科警察局带来不少麻烦。<sup>①</sup>

1837 年米哈伊尔兄弟俩为母亲的墓碑选择了他们所喜欢的 H. M. 卡拉姆津的既悲痛又乐观的一个诗句：“安息吧，亲爱的长眠者，睡到快乐的清晨。”很多年以后，这段充满深情的墓碑上的碑文不无某种嘲弄地被引用到小说《白痴》中去：异教徒和小丑列别杰夫用这句诗来哀悼自己似乎在 1812 年被炸断和埋葬在瓦冈科夫斯科耶墓地的一条腿（他每年都为这条腿举行宗教仪式）。情节的类似转折绝对不表明作者的不恭敬倾向。这里引用卡拉姆津的诗句完全是为了文学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以前墓碑碑文的再现与对自己作品讽刺性模拟的手段，都是对自己那时的生死观的嘲笑。

---

<sup>①</sup> И. 沃尔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失踪》，《文学报》2005 年 11 月 23 日。